

农 村 演 唱

第 八 集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农村演唱

第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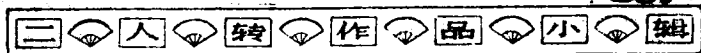
目 录

二人轉作品小輯

- 老貧农迎車 (二人轉) 宋一平 (7)
- 貨郎進山 (二人轉) 甲 禾 (5)
- 找隊長 (單出頭) 佟 曉 (14)
- 貧农兒子 (二人轉) 王家鼎 (18)
- 送榮錢 (拉場戲) 焦平 孟聰 (22)
- 重視二人轉 發展二人轉 (26)
- 貧农一家人 (二人轉小帽) 梁愛民 (28)
- 緊握手中鞭 (東北小調) 張寶昌 (29)
- 蚕鄉丰收景 (秧歌帽) 趙長春 (30)
- 社員心向共產黨 (谷楓詞) 劉森民曲 (31)
- 永遠不能忘 (閻肅詞) 吉時哲曲 (32)

小段集錦

歌曲



老貧农迎車

新金 宋一平

女：喜鵲归巢燕低旋，
男：螞蟻搬家蛇过山。
女：南风陣陣吹的紧，
男：眨眼烏云遮滿天。
女：道南走来一老汉，
男：銀白胡須飄胸前。
女：肩上扛着炕席卷，
男：走起道来跑顛顛。
女：你若問他名和姓，
他是貧农赵东山。
男：家住山南青松岭，
人老心紅立場堅。
女：解放前他受尽了人間苦，
給地主扛大活。男：男。
男：解放后来了，星光产光，
他这才得到男：男。
五八年人 公：公。
他好象又了。
別看他已經寸花。

为集体出力气搶挑重担。
去年冬村里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
他站在火热斗争最前綫。
大伙选他当貧协小组长，
为集体劳心血廢寝忘餐。
这几天老伴总叨念，
逼着他到南庄去把閨女
看，
听说閨女生个胖小小，
不知道她坐月子可平安。
今天他起了一个大早，
为的是早去早回不誤生
产。
也剛想迈門坎往外走，
听广播喇叭响連天。
打告說今天上午有暴雨，
一听心里好象把个翻，
队里的大車去拉化肥进城

趕車的是俺兒子小志川。
今年春他才開始把車趕，
年輕人粗心大意想不周全。

要是把車趕進珍珠河，
河水上漲定要出危險。
要是半路遇了雨，
淋化了硫銨影響生產。
想到這忙把炕上的炕席

卷，
扛起席捆向外竄。
女：老伴一見傻了眼，
拽住衣襟把他攔：
“看閨女送炕席不送雞蛋，
老東西你是瘋來還是癲！”

男：趙老漢顧不得把話講，
甩開老伴走的歡。
他不奔南庄奔北去，
不爬南嶺登北山。
但只見苞米苗兒拔節長，
大豆花兒笑開顏。
芝麻開花節節高，
甜瓜開花香又鮮。
趙老漢無心來觀景，

把隊里的大車掛在心間。
他一邊走一邊把大車望，
珍珠河不遠在面前。
他正想脫鞋把水下，
忽然見一群黃牛放在河邊。

有一頭小黃牛不老实，
一頭就往苞米地里鑽。
小黃牛吃了兩口苞米葉兒，
疼得趙老漢心如刀剜。

他急忙忙跑進地里把牛趕，
“誰放牛去貪玩不把牛看！

眼下庄稼迎風長，
禍害一棵損失也不淺。”
說話之間下起大雨，
剎那間珍珠河水浪花翻。
趙老漢左找右找不見人影，

急得他心里如油煎：
“要是不把車來迎，
那車硫銨定遇險。
要是不把牛群管，
糟蹋庄稼叫俺心不甘！”
趙老漢看着牛群心盤算，

不由得一个主意涌上心
間，

“俺把牛群赶到后边屯子
里，

再扛着席子把路赶。”

他想罢急赶牛群往后走，

女：忽然見一个姑娘挡在眼
前。

她渾身上下都湿透，

气喘吁吁开了言：

“老大爷，这是俺队的牛 女：姑娘一旁来道歉：

您把它們往哪赶？”

男：赵老汉一听忙开口：

“姑娘你可不要胡唱高調
乱撥弦。

牛群乱吃庄稼苗，

气坏老汉俺赵东山。

俺要去屯里把队长找，

叫他把放牛的好好管
严！”

女：姑娘一听羞紅了臉，

急急忙忙走向前：

“大爷你老快消气，

看牛的就是俺李秀兰。”

男：老汉說：“你不放牛跑哪
去？

为啥扔掉牛群禍害庄田？

蒔弄庄稼多不易，

社員流了多少汗。

起早貪黑播下种，

三鏟四趟不停閑。

风里雨里把苗护，

一心为的保丰产。

都象你这样把牛放，

秋后怎能得到丰收年！”

赵老汉越說越来气，

姑娘一旁来道歉：

“大爷你先消消气，

听俺从头說根源：

俺先头在河畔上把牛放，

忽然見一辆大車悞在河里
边。

俺急忙跑下河里看仔細，

車上載的东西象座山。

車老板能有二十多岁，

他說他叫赵志川。

家住南边青松岭，

車上拉的是硫銨。

他怎样喊叫車輪也不轉，

急得他臉上直流汗。

俺一見心里也着急，

怕的是雨大河漲出危險。

俺急忙跑到队上牵来一匹

馬，
幫助他把車拉到大河沿。
又一看天空 漆黑 就要下
雨，
就幫他把車趕到屯子里
邊。
又借席子麻袋給他把車
蓋，
這一車硫鉍才脫險保安全。

隨後俺急忙往這趕，
怕的是牛群吃了莊田。
多虧大爺你把牛趕，
不知吃了多少莊稼叫俺心
不安。”

男：老漢听罷姑娘話，
急急忙忙笑開言：
“叫聲姑娘請原諒，
不要把俺的刺耳話記在心
間。
你為護車離開牲畜群，
小牛才跑進地裡邊。
它只吃了兩口苞米葉兒，
勸你快快把心安。

拉硫鉍的車本是俺隊的，
趕車的是俺兒子趙志川。
剛才俺從家扛着席子把車
迎，
生怕雨水淋化了硫鉍。
多虧姑娘你幫助，
才使大車脫了險。”
趙老漢感謝的話兒說不
盡，

女：只說的秀蘭滿心甜：
“咱們都是為了集體事
兒，
大爺你何必來謝俺。
你老趕牛護莊田，
俺應多謝你才理所當
然。”

男：這時節雨過天晴人心爽，
珍珠河水浪滔天。
喜的老漢抿嘴笑，
辭別姑娘回山南。

合：一路上禾苗點頭向他笑，
豐收美景就在眼前。
唱罷《迎車》一小段，
下回再唱《豐收年》！



貨郎進山

新 民 甲 禾



男：東方升起紅太陽，
貨郎送貨進山鄉。
青山綠水任我走，
廣闊大地腳下量，
山又高來路又遠。
難不住營業員我張春陽。
今年高中畢了業，
志願下鄉當貨郎。
今天送貨把山上，
社員心意裝滿箱。
小扁担好象大雁展翅膀，
忽閃忽閃上山梁。（下）
女：趙淑芳我腳步輕來走的
快，
難不住心里喜洋洋。

自從成立人民公社，
窮山溝變成米糧倉，
學習大寨趕大寨，
社員們改天換地鬥志昂揚。

頭半月和供銷社王振江把
保險燈訂，
如今動手辦電站要把電燈
裝。

（白）這一辦電哪，和供
銷社訂的保險燈可用不上
啦。

眼看離送貨日期只有三天
整，
若是送來保險燈豈不是白

忙。

我今天下山去把主席著作
买，

再把退貨的事情告訴老
王。

赵淑芳高高兴兴往前走，
一路小跑下山梁。（下）

男：張春阳喜气洋洋往前走，
一步一步奔山梁，
眼前来到三岔路口，
不由心里費思量。

女：見那人东張西望好象迷了
路，
我何不上前把他帮。
問一声小伙子你上哪里
去？

男：我上楊树沟公社奔哪方？

女：（白）啊，你是不知道走
哪条路啦，我告訴你。
三条山路你拣中間走，
那边松林綠蒼蒼，
过了松林往北走，
再登山頂望天梁，
下了山梁往东走，
拐个漫弯清水塘，
登上塘边羊腸道，
順路走到小河旁，

石子河旁把桥上，
过桥看見三棵白楊，
哪棵高来你奔哪走，
曲里拐弯直通村庄。

男：（白）曲里拐弯还直通村
庄！好，謝謝大嫂。

張春阳挑起担子往前走，

女：（白）（不放心地）哎
呀，不行。

小伙子回来別着忙。

你是不是头次把山进？

男：我生来第一次进山乡。

女：这山路可不比平川道，
怕你难过望天梁，
山高路窄步步險，
我可得送你上山崗。

男：大嫂你忙你的事儿，
劳你受累不敢当。

女：帮助同志本是平常事，
說什麼敢当不敢当。

（白）（热情地）別客
气，来，让我給你挑着。

男：（白）大嫂，这可不行。
帮助領路就麻煩了你，
再叫你挑着就更不应当。
我急忙搶先把山上，

女：小伙子走路你可要穩当。

(白) 加小心哪！

男：野葡萄秧儿，

女：把腿絆；

男：酸枣棵子，

女：挂衣裳；

男：松树枝儿，

女：把臉打；

男：石头礅子

女：可別碰着箱。

男：这边是立陡悬崖深千丈，

女：那边是笔直峭壁好似一堵
墙。

赵淑芳我上山 如走平川
道，

男：張春阳我越走 心里 越紧
張。

女：过了这条盘山路，

男：来到山頂望天梁。

女：撂下挑子喘口气儿，

男：眼前一片好风光。

合：只見那——

条条石坝繞山岭，

层层梯田云里藏，

块块高粱好比紅旗展，

风吹白梨滿山香。

坡坡谷子点头笑，

片片棉花白如霜，

群群牛羊滿山崗，

陣陣歌声震山梁……

女：(白) 我們山区就是好，

山連山，水連水，条条石

坝把山圍，粮食果木堆成

堆，站在山頂四外看哪，

都是公社的山，都是公社

的水，最屬山区风光美，

誰来了也迈不动腿。

男：(白) 怎么迈不动腿？

女：(白) 在这里落戶啦！

男：(白) 这山区真好！

女：(白) 走吧，下山。

男：过了山梁心寬暢，

下山总比上山强，

撒开脚步往下走，

女：你可千万要穩当。

男：一脚踩到石头子上，

哧溜溜左一閃右一晃，

左閃右晃我忙上前扶住了
箱。

女：我把扁担挑在肩上，

男：忽閃忽閃多么穩当。

女：过了險路我把挑子放，

男：我心里还有点跳的慌。

女：剛才差点把乱子闖，

男：多亏大嫂你帮忙。

大嫂留步別遠送，

女：（白）（直爽地）這回你
讓我送，我也不送啦，要
小心哪！

你可別摔倒賣了這對
箱。

合：張春陽轉身就要走，
趙淑芳忽然想起事一桩。

（白）大嫂你等一等。
小伙子

男：我還忘問大嫂你貴姓？

女：我得先問問你干的哪一
行？

男：我是走山串嶺的新貨郎，
名字就叫張春陽。

大嫂你看我象不象？

女：（上下打量，不信地）
貨郎背筐把山上，
你却挑着一對箱，
穿着打扮是個學生樣，
倒象是進山落戶把農民
當。

（白）書都村兩箱子，文
化水不淺哪！

男：（白）大嫂，我是營業
員。

女：（旁白）我們這一帶都是

老王背筐送貨，他怎麼會
是營業員呢？真的假不
了，假的真不了，我得問
問他。

你既然是走山串嶺把貨
賣，

日常用品我要買几樣。

男：穿的、戴的、使的、用
的、吃的、喝的、牆上挂
的，日用商品多少樣，

任你挑選都在箱里裝。

女：我小閨女五、六歲，
想做一件花衣裳，

要買結實經穿新鮮樣，
你看啥布最相當？

男：紅色的春格呢是新商品，
結實美觀又大方。

女：就買你說的這個樣，
得用几尺你酌量。

男：要做便服三尺半，
做制服，小翻領、月牙
兜、新鮮樣、前拿褶、后
帶梁、四尺三、四，不
肥、不瘦、不短也不長。

女：（旁白）說的對路，我還
得再考考他。

做衣服用不了一裹針，

男：可以拆裹卖零根；
女：一条鞋皮子我买半条，
男：可以打剪零卖四条分；
女：青藍白綫我不成支买，
男：一綑可卖十几根；
女：一分錢买卖你不嫌小？
男：一厘一毫算的眞。
女：一厘一毫怎么算？
男：火柴找零一厘錢給你五、
六根。

女：（白）哟！这簡直和王振江一个口气，眞是个貨郎！

男：（旁白）（以为眞买貨）
大嫂，我給你取貨吧。

女：（旁白）他当真啦。（思考出难题地）对！
同志你先別取貨，
我的錢都在信用社里攔，
这些东西我想买，
手头缺錢沒有轍。

男：（白）（积极想办法）
噢，这好說。
你們山区有山貨，
木耳松籽和山蘑，
狐狸皮一盆火，
人參长在深草棵，

兔皮鼠皮毛发热，
貂皮可是珍貴的多，
榛子栗子滿山都是果，
咬一口山楂酸溜溜的咽唾沫。

（白）除了山貨以外，
还有猪鬃馬尾和猪毛，
麻绳头子和費胶，
碎銅烂铁和骨头，
鞋帮、鞋底、鋪衬撓。
土杂廢品虽然少，
集中起来价值高。

女：（白）你敢情是卖瓦盆出身，一套一套的，真有咯。

男：（白）我們收购这些土产和山貨，分等論級好价格，还可以公平合理貨換貨，若是不換貨，那你就卖給国家搞建設。

女：（旁白）他呀，好象王振江的徒弟！
我看你象个貨郎样，
說出話来挺內行。

男：这都是同志們帮助党的培养，
我还差的很远不算內行。
大嫂你到底买不买？

女：我不过随便問問看你怎答腔。

男：（白）噢！剛才这是考我哪！

女：你是哪儿的營業員，怎么来到我們这地方？

男：我工作在金川供銷社，这地区供銷工作我担当。

女：金川供銷社我怎么没见过你，

男：高中毕业新下的乡。

女：这一带王振江同志常来常往，

他怎么不来又去哪方？

男：王振江被評为先进工作者，

到省里开会进了沈阳。

女：（白）啊！绳套犁鏵油盐醋，青藍紅綠花格布，針头綫脑头发梳。老太太戴的老花鏡，小孩玩的撥郎鼓，老头喝的六十度，老王都按时給我們送到山区，可真是够得上先进工作者呀。

老王把工作靠排給哪一个？

男：接手的人就是我張春阳。

女：既然他把工作靠排給你，可有訂貨事一桩？

男：（白）（意外巧遇）大嫂，你是楊树沟公社山楂庄的？

女：（白）对呀。

男：这訂貨之事不但有，我还給挑来了这两箱。

女：（白）（意料之外地）啊！給带来了？

男：（白）对，带来了。

女：（白）（着急地）这下子可遭了！

男：（白）（不明白地）怎么遭了？

女：（白）那貨我們不要啦。

男：（白）（也意外地）啊！不要啦？怎么不要啊！我带来招刀和鐮刀，片片飞薄是好鋼，新織的麻袋两条紅杠，新到的皮子是滾漿。

女：这些貨眼下忙秋正等用，可我說的不是这几样。

男：（白）啊。还有你們村刘

大嫂，割地左撇子劳动好，她訂一張左手鐮，专要鋼口好。今天我給送來了，不好使管換帶打保。

女：（白）左手鐮呀，刘大嫂等着用。我說是……

男：（白）（马上接过话）对，还有你們村大老赵，他是寒腿得喝药酒。这回我給带来药酒鹿茸虎骨泡，喝了准能見功效。

女：（白）药酒啊，大老赵張嘴等着呢。我說的是灯。

男：（白）（明白了）啊，灯啊。这不正是你們最需要的嗎！

女：（白）不，我們要退。

男：（白）：（不同意地）要退？这怎么能退呀！今天我提前把它送，怕你們等用急的慌，大嫂要退別的我二話不能讲，单单要退灯可真叫我費思量。

女：只怪我晚来一步沒赶上，害得你白白跑一場。

这条道三勾你走了一勾半，

那一勾半你就別去用脚量，

跟我回到金川去，換了新貨明天再上山楂庄。

男：（白）（不明白地）为什么？

女：（白）你听呀！

公社社員有理想，要让山区換新装，松树明子換了保險灯，还是嫌它不亮堂。我們山区正在把电办，不久就要把电灯装，你送来的保險灯这回用不上，

赶快回去把电灯泡装。

男：（旁白）鬧了半天是燒火棍頂門——两岔了。

这么說你是山楂庄小队的楊大嫂？

女：我姓赵名叫赵淑芳。

男：張冠李戴我鬧个大紅臉，錯认了人大嫂請原諒。

女：（白）看你，臉象母鸡下

蛋那么紅，有啥抹不开的。

小伙子呀你别着慌，

大嫂我有姓一双，

有人叫我楊大嫂，

有人叫我赵淑芳，怎么叫
我都能答上腔。

男：（白）楊大嫂，赵淑芳，
原来是划等号啊。

女：你怎知道我是楊大嫂？

男：老王說你为人直爽热心
腸，

爱社模范关心集体，

供銷社的工作也常帮忙。

难道你真要把灯退？

女：这句话正說到我心坎上。

男：（旁唱）箱子里装的是啥
他还不知道，

这回我得让他着着忙。

（夹白）大嫂哇——

为送貨头好几天我就把主
意想，

想办法不让这貨受损伤，

裹了几层包装紙，

还特意打了这对箱，

装貨时我鋪又鋪来垫又
垫，

怕的是磕着碰着还怕晃

蕩。

大嫂你訂的貨真要退，

这笔費用你得担当。

女：一見小伙子不願把貨退，
不由我耐着性子开了
腔，

我劝你服务态度要改进，
思想还得再武装，

老王是百問不煩，百拿不
厌，

为人民服务热心腸，你还
得学习王振江。

我劝你还是把貨退，
若不然你就別进庄。

男：这貨你一定不能退！

女：这貨你一定不能送进庄！

男：你一定不能退！

女：你不能送进庄！

男：一定不能退！

女：（白）非退不可！

男：（白）这貨你真的要退？

女：（白）真的要退！

男：（白）大嫂，我箱子里装
的可是溜溜明、透透亮、
怕磕、怕碰、怕摔、怕
撞，还怕晃蕩的……

女：（白）（急了）咳！繞什

么脖子，那还不就是保险灯嗎？

男：（白）嘿！偏偏不是保险灯！

女：（白）啊！那是什么？

男：（白）电——灯——泡！

女：（白）（意外地）啊！电灯泡？

男：（白）（拿出灯泡）对，哎！就是电灯泡！

女：（白）嘿哟！

你可把我唬的够呛，差点和你干一场。

我还没把信送到，

你怎知我们要把电灯装？

男：学习主席著作心里亮，

我们对情况了解的最周詳，

今天给你们送来电灯泡，

下次再把收音机送到你们庄。

女：（白）那太好了，小张，你先到我们队里去吧，大伙一定能好好招待你。我还得赶紧办事去！

男：（白）大嫂你还干啥去？

女：（白）我给大伙买毛主席

著作去，（要走）回头见。

男：（白）大嫂，你站一站。

女：（白）还有啥事呀？

男：（学大嫂的话）这条道三勾你走了一勾半，

那一勾半你就别去用脚量，

跟我回到山楂庄去，

省得你磨破鞋底扎坏鞋帮。

女：为买书路再难走我也要

去，社员们等着学习急的慌。

男：（白）你要去就白跑腿了。

女：（白）怎么，书卖没啦？

唉！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男：（白）大嫂，别急（开箱取书），你看这是什么？

女：（白）（惊喜地）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啊！主席著作！

你们供销社可真是及时雨，

把我们天天想的夜夜盼的

找队长

(单出头)

丹东 佟 疇

[一位农村青年兴冲冲走上。
(念)都夸紅花崗，
有个好队长，
今天起大早，
我去把他訪。
(白)我，李志耘，前年高中毕业，回乡参加了生产。头些天社員选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我听说向阳公社紅花崗生产队有个队长王铁柱，是群众的好打头

的，今几个起个大早，到紅花崗向他去取取經。
(唱)紅花崗，样样工作真叫棒，
那真是名傳全县冠全乡。社員的干劲紅似火，都夸队长领导的强。我聞信，天亮赶到紅花崗，
去訪这位王队长。

东西都給送进庄。
男：点起电灯山沟变成长明夜，
女：学习主席著作人人心里升起紅太阳。
(白)小張啊，扁担上肩，一同进山！
*(张挑起担子，二人舞唱)
合：毛主席著作是真理，

字字句句閃金光，
讀了它站的高来看的远，
革命斗志无比昂揚，
工业建設大发展，
农业建設多打粮，
供銷工作配合的紧，
貨郎送貨日夜忙。
社会主义无比优越，
三面紅旗永远放光芒。

到他家，进院抬头望，
房門上一把大鎖把我挡，
老母鸡伸爪展翅晒太阳，
大肥猪圈里呼呼睡得香。
我輕輕点头心暗想：
队长他全家都为生产忙。

我从玻璃窗朝里望，
屋子里收拾的亮堂堂。
一本毛选桌子上放，
摊开着书本没合上。
难怪他滿身干劲精神旺，
原来是主席著作給了力量。

轉回身来奔队部，
只听那算盘珠子噼哩叭啦
叭啦噼哩撥得响，
小会計一心专意算着眼，
(夹白)“喂，会計同志，会計
同志，
你怎么忙的这个样？
叫你为啥不答腔！”
(搭架子)“啊，你找誰呀，
同志？”

(夹白)“找你們队长！”

(搭架子)“找队长怎么跑到这

儿来啦？”

(夹白)“这不是队部嗎！”

(搭架子)“咳！我說同志呀！

俺队长他从来不坐办公室，
你下地去找他吧！”

(夹白)“好，我这就去。”

我离开队部出村外，
大地里男女社員干活忙。
我到北山，有人說他在南
崗，

我到南崗，又有人說上北
山梁。

南崗北山我跑个遍，
也沒見这位队长在哪方。
跑的我渾身汗水滴，
急得我眉头皺得紧梆梆。

好队长啊，好队长，
眞象是展翅的雄鹰滿天飞
翔。

紅花崗处处战鼓敲的响，
你究竟指揮战斗在何方？
怎么就抓不到你的影，
莫非你成心跟我捉迷藏？

我正在东碰西撞把队长
找，